

评价劳动教育该听听学生想法

甬上辣评

“我们送孩子上学，为的是学知识，不是去洗厕所的。”近日，福州晋安区站北外口小学的家长反映，学校安排学生扫厕所，他认为不妥，应由保洁人员来打扫。然而也有不少家长对学校这一规定表示支持。校方回应，此举是为锻炼学生的劳动能力，有助于学生养成良好习惯。

(5月17日《海峡都市报》)

针对“小学生扫厕所”，各方的评价可谓大相径庭。极端迥异的观点，体现的仍然是不同教育观的碰撞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并不能在两者之间求得一种精准的平衡。

每每遇到此类事件，学校和家长们总是祭出各种说辞来阐述见解，作为最直接的当事人，学生们的内心诉求和真实想法，反倒成为被忽视的对象。尽管有学生表示，“厕所扫一次吐一次”，可是却无太多人注意到这一细节。大家似乎更喜欢想当然地空谈，更喜欢用大词和大道理说教。而原本，在谈论这一切之前，我们本应充分评估“扫厕所”对学生

生产生的现实影响才是——这种评估，理应是基于心理学等学科的专业评估，理应是一种精准的、可量化的评估。

很多时候，学校总是以一种自以为是的方式展开教育，家长们总是从主观认知出发来评价学校的教育。或许可以说，这仍是一种粗糙的、随意的、非科学化的教育逻辑。无论学校抑或家长，都没有从学生立场出发来看待问题，也缺乏一系列必要的风险评估和后果把控机制。谁也说不清楚，让学生扫厕所，是否合乎特定年龄段的承受能力，又会产生何种影响。毕竟，基于经验主义的主观判断，往往并不意味着真实的情况。

学校教育，乃是一个施加综合影响的过程。让学生扫厕所当然能锻炼其劳动能力，但是除此以外呢？该举动很可能让学生身心反感并留下心理阴影。遗憾的是，诸如此类的合理担忧，往往会被不少人视作矫情的溺爱。当主张“苦修和服从”的思想如此之深地影响了学校教育，那套关于权利和后果的提醒，很可能被矮化成是过度的敏感与袒护……一谈及教育，很少有人还能心平气和地说理。

让学生扫厕所是否恰当？权威的答案无法随随便便得出。让我们超越现成的意见执念，以理性、中立的专业视角，来重新系统评估此事才好。

然玉

●新华时评

朋友圈不能成为非法营销的“乐土”

近年来，随着微信用户越来越多，不少人看中微信带来的流量红利，打起了利用社交工具行骗的主意。面对暗潮涌动的转发、点击等营销产业链，微信平台和相关监管机构应警惕其中违法行为，及时介入，不可任其成为市场监管死角。

微信“朋友圈”大多是熟人，具备较高可信度，这给一些图谋不轨者提供了“杀熟”机会，甚至为不法分子提供了欺诈诱骗的可乘之机。例如，有不法分子怂恿用户转发带“三无产品”广告的“鸡汤文”谋取暴利，其向广告主索要的费用是用户分成费的十倍；有的第三方公众号允诺用户群发广告后就能“免费领商品”，却在收取远高于市场价的“邮费”后，寄给用户成本极其低廉的劣质商品等。

此外，测试小游戏、点赞获礼品、行善寻亲、扫码送话费、回复换礼品等花样百出的“朋友圈”营销内容，可能导致个人信息泄露，并给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带来威胁。

近年来，新媒体营销迅猛发展，相关部门对于新兴广告模式和社交网络营销模式的监管较为滞后，管理缺位、打击不力使“朋友圈”中的监管盲点逐渐增多。尤其是注册微信号不需要实名认证，让不法分子少了“后顾之忧”。

对“朋友圈”频繁出现涉嫌虚假宣传、欺诈、内容涉黄的广告，以及防不胜防的第三方平台和外部链接，微信虽有苦衷，但作为用户数已经突破6.5亿的社交平台，微信管理团队应主动扛起净化“朋友圈”的责任。

今年4月，微信方面曾发布过《微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范》，但目前管理外部链接主要还是依据用户举报，这远远不够。移动互联网时代对技术监控手段和自查自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，微信平台的监管能力应与其产品研发、推广等

●热点聚焦

延长最低工资调整周期是尊重市场

记者从地方人社系统获悉，根据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、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，人社部决定在一段时间内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时间，由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，改为两至三年至少调整一次，且调整幅度原则上不超过社会平均工资增长幅度。

(5月17日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)

最低工资标准，向来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。一方面，最低工资标准高了，企业用工成本提高，经营负担会加重；另一方面，最低工资标准低了，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恐怕难以保障，甚至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。换言之，站在企业角度与站在政府的角度、站在民生的角度，会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产生完全不同的态度。

此次人社部延长最低工资调整周期，与近年来有舆论认为最低工资涨幅过快有关。根据人社部统计，过去五年间，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平均增幅为13.1%。最近一次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发生在去年年底，有几个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突破2000元，而最低工资又是一个到手的概念，加上各类社会保障，这已是一个相当高的用工成本。

当下经济下行压力较大，权威人士在官媒上道出的“L”型经济发展曲线更是意味深长。在此语境下，通过延缓最低工资调整周期降低企业的负担，算是人社部门的顺势而为。

最低工资虽带有保障性性质，但终究不能完全脱离于市场。工资与劳动付出，是市场经济中的两个重要因素。如果存在“用工荒”现象，企业想不提高工资都难；如果某一行业的劳动力过剩，则即便开出的工资低于最低标准，也有人会削尖了脑袋去抢，最低工资标准在现实中容易被架空。

调整最低工资标准，也不可无视企业的负担。一家企业负担过重，会通过裁减人员或减少招工等措施压缩人力成本，企业大面积负担过重，则会影响整体经济环境，社会就业形势和居民收入都会受到影响。

政府制定政策，应该在尊重市场与兜底保障之间取得平衡，忽视任何一方都可能产生不利的后果。人社部此次延长最低工资调整的周期，应该视作尊重市场规律的行为，也是落实十八大提出的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”之举。

王传涛

●网友乱弹

高考将至，有黑心商家看准商机，在网上贩卖“聪明药”，宣称可提升学生集中力和记忆力，使学生取得佳绩，吸引不少家长热捧。医生说，这些其实是治疗抑郁症和过度活跃症的药物，长期服用会出现焦虑、头痛等副作用，严重更可致神经错乱。

(5月17日新华网)

@见朕奇迹的时刻到了：确实，买这药都是为自己充智商！

@随心所欲w：想当年我高考前一晚还在网吧厮杀cf，第二天早上依旧去考场，仍然考了200多分。我说这么多只是想说明心态一定要好，平常心，高考不是什么大事，因为我平时都是考100多分的。

最近，在台州某小区做保安队长的老江发现一年轻保安十多天没上班，去宿舍敲门没人应，打电话没人接，于是报警！城西派出所民警破门而入，发现小伙子躺在床上，几乎是半昏迷状态，后将其送医。原来，小伙子一个星期没出门了，除了玩电脑游戏就是看手机，饿了就吃泡面，东西吃完了，也懒得出去买，两天下来把自己饿晕了。(5月17日央广网)

@易天友117：懒惰战胜了求生本能。

@暗影悲歌：想起一个笑话：一男子误入传销，因各种懒惰被组织清洗开除了……

16日，上海市消保委发布《“体验迪士尼乐游上海滩”消费需求调查报告》。本次调研设置了消费者年收入分为5万元以下、5万元到10万元、10万元以上等阶段，根据调研结果发现，收入越低，去迪士尼乐园游玩的热情越高，也体现出迪士尼乐园的大众化。(5月17日人民网)

@大拉菲：这个调查还真准确呢，小孩子能有什么收入呢，除了想去玩的热情什么都没有了。

@说点饿儿：这让我还怎么去玩啊，一去别人都知道我收入低了。

●一语中的

官员夫人防腐承诺不具有普适性

5月15日，湖南省首届“廉洁家风”建设系列活动启动。湖南省政府办公厅、省发改委等近40家省政府组成部门、省政府直属机构的140名领导干部的配偶应邀参加活动，走上台签署“当好廉内助守好幸福门”承诺书。(5月17日《潇湘晨报》)

组织上希望夫人当好“家庭纪委书记”的愿望很好，但夫人们能否胜任，与官员能否廉洁自律，属于同类命题。如果自律不是十分可靠，承诺就不是十分可信。首先，夫人也需要自律，才能律夫，但我们拿什么相信夫人的自律？其次，要夫人监督“官人”，谁来监督夫人呢？

夫妻在共同利益的问题上，肯定是高度一致的。只有当夫人意识到贪腐有风险，才会主动充当守门员。然而，官员自己也知道贪腐有风险，明知有风险仍然伸手，一是经不起诱惑，二是怀有侥幸心理，三是权力不受约束。没有理由相信，这三种因素到了夫人那里，就不适用了。官员夫人与其他肉体凡胎之人，在利益欲望以及对待权力的问题上，不会有什么本质的不同。

一直以来，很多腐败案件中夫妻同贪，妻子成为“贪内助”的情况很多。根本问题在于，“家庭监督”的本质仍是自我监督，带有现实的局限性。并且，落马贪官，多数有通奸、权色交易问题，这种问题例证着“夫人监督”的无效或有限——有几个夫人会同意“官人”在外寻花问柳？

现场签署承诺书，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，这也是预防反腐方面公众的一个“疲劳点”。哪个腐败分子在位时没有过廉政承诺？有的官员，下午被纪委带走，上午还在会上大谈廉政。

“夫人承诺”当然不能说就是演戏，或者完全没有效果，但不具备普遍适用性。新时期的预防反腐工作，还是应侧重于科学监督、制度化反腐，以堵住权力寻租的路径，最终达到“不能贪”的境界。

马涤明